渥太华
中国同学
联谊会

联谊通讯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总第二十期
ISSN 1195-1435　　渥太华中国同学联谊会主办　联谊通讯编辑部主编

本　期　目　录　（LYTX20）

1.	【人海苍茫】	悬珠进位——一个沉淀了的故事	（美国）	舒　伸
		芸芸人语	（美国）	梁嘉锐
2.	【文学园地】	留学趣事		平　慧
		我？		刘　嘉
3.	【诗苑露滴】	想屈原	（美国）	梁嘉锐
		机上闲想	（美国）	梁嘉锐
4.	【科技论坛】	闲话地震预报		宋　强
5.	【气功探索】	气功与信息社会	（加拿大）	徐　辰
		浅谈“辟谷”与健康长寿	（加拿大）	徐　辰
6.		“中华养生益智功一部功”漫谈		黛　丝
7.	【实用知识】	闲话汽车出毛病（四）		石　磊
8.	【信息窗口】	国际贸易小知识（二）		晓　贻
9.	【读者来信】	房屋抵押贷款计算方法的讨论	（加拿大）	樊瑞新
10.	【各抒己见】	在第五届全加学联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加拿大）	朱宁生
11.	【联谊简讯】	热线电话　　为您服务		孟和平
		联谊会新生紧急援助服务		孟和平

【人海苍茫】

悬珠进位－－－一个沉淀了的故事

·舒　伸·

快到期末了，学校计算中心的机房里热闹起来。地上，杂乱地丢了一地的书包，每个终端前都三三两两地围着上机的学生，值班的Consultant穿梭般奔忙着，打印室门口，一长溜同学在等着输出结果。

刚走进机房，我就看到了正在手忙脚乱的小黄。

“怎么样？挺忙吧？”我上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哎，快跑死了”。他叹口气，摇摇头。

说起来，小黄和我也算老朋友了。我们是同一年漂洋过海，同时落足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虽然分别来自海峡两岸，但是，不变的黄皮肤黑眼睛，打从第一节课起就让我们相知相识了。我们谈力学几何模糊数学，也论电脑计算机大陆台湾。三十年河东河西，竟酝酿了那么多的熟悉与陌生。

“你上那儿去？”有一天在校园里见到他，我还是用在国内惯常的招呼。

“去跑电脑”。

“你怎么个跑法？”常听说跑步、跑操，冷不丁冒出个跑电脑我一时转不过弯来。

“噢，就是　Ｒｕ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于是，两岸融会贯通了。至于软件之于软体，程序之于程式，磁盘之于磁碟片之类，更不在话下了。

今天他见到我，连忙招呼我坐过去。一边说：你们老板是搞这一行的，你一定能帮忙。

原来他在用一套有限元软件作优化设计课的Ｐｒｏｊｅｃｔ，身边摊着一大堆打印出来的源程序。

“这个Ｊｏｂ我昨天晚上就丢进去了，到现在还没有跑出来”。他解释着。

“那它一定跑得好辛苦了”。我跟他开着玩笑。

“当心你的迭代步长。在非线性区，没有预处理，太大或太小都有可能不收敛”。这套软件我已经摸了两年多了，碰到过几个容易折跟头的地方。

“你是说要加个预处理了？”怔怔地盯了我一会儿，就迅速地去抱来了那部厚厚的用户手册，哗啦啦地翻开了。

静静地看着他在那边忙碌。在一阵凝神迷思中，忽然发现那部手册封面的插图，居然是一把孤零零的算盘！那份惊奇，一是觉得这部手册已经摆弄了两年之久，到现在才注意到它的封面，有点不可思议。更主要的，还是出自对这家公司封面设计者匠心独具的叹服。因为，在我们所熟悉的那片国土上，算盘，曾经是个古老而活跃的运算工具……

在我家里，不知从什么时候留传下来一把算盘。算珠和周围的木框都已经变成漆黑黑的颜色了，看不出原来的木质。裹着算盘四角的铁皮锈透了，不经意地摔一下都好象会裂开来。串着算珠的细木柱，已经磨得扁平，倒还光滑而新亮。

在我很小的时候，那算盘就一直放在爷爷炕头的煤火台边。爷爷没有念过书，除了勉强会写自己的名字

外，一个字也不认识。却常常喜欢在冬天里的晚上，躺在炕上侧身拨弄那把不知道年龄的算盘，寂静的冬夜里就缓缓地响着算珠的啪啦声。

我小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是跟奶奶睡。冬天下雪后，到了晚上，奶奶把火封上了，邻院里的一只猫（其实是野猫，因为谁家都没有专门养猫）常常喜欢蹿到屋里来，趴在火边取暖，我总喜欢过去喂它烤红薯，跟它玩。猫不来的时候，我就扒在火台边，踮起脚看爷爷拨弄他的那个算盘。偶尔也伸手想去摸摸那些圆圆的珠子，都被爷爷挡开了。

虚岁八岁，我上学了。开始学一加一，开始描红……不久就知道了爷爷那把算盘有很多很多的用处：邻村的供销社里，用鸡蛋去换大字本，换粉笔的时候，柜台里的那个人要要一会儿算盘。队里分粮食的时候，队长总是拿着算盘。菜地里分蔬菜了，管菜的三大爷也要拨算盘。

于是，有一天我站在火台边对爷爷说：“爷爷，我也要学算盘”。

爷爷很高兴，马上拨了几串珠子，斜斜的一大片，把着我的手一下一下地打，口里还不注地念着：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

两个冬天过去以後，我已经在火台边把爷爷所会的三遍九、九遍九、六二五、二规、三规等等统统学了来。最得意的，莫过于晚上跑到爷爷身边抢过算盘，先问爷爷要我打什么，然后喊着奶奶看我打算盘。

我那时候只是按照爷爷教的打。对于究竟打的是什么，其实并不清楚。后来上的学多了，知道了加减乘除，才慢慢地明白过来：三遍九、九遍九、六二五原来是加法，二规、三规是除法和乘法……。

爷爷常常念叨：常言说，学会四七规，走遍天下不吃亏，四七规是很不好学的呢。我就要爷爷教我四规，爷爷说他也不会。

有一天我又在奶奶面前炫耀三规，在外屋的二婶听见了，就很新奇地过来看我打。二婶和二叔都念过高中，是我们家书念得最高的人。等我打完三规，她问我还会不会四规？我摇摇头，反问她：“你会不？”二婶点点头。

于是，我缠着二婶从四规学到了六规。

有一次生产队里分红薯，副队长把算盘丢在地上，去忙着团纸团让各家抓阄。我就拉了几个小伙伴跑到算盘边向他们表演珠算规法，不一会周围就围了不少人。副队长一回来，我就站起来不敢再拨弄算盘了。他倒是蛮有兴趣地问我都会打什么？我怯怯地告诉他我所会的规法。

“你还剩三个规法就学完了”，他对我说。

“那你会七规了？”我问他。他说他都会。

于是，几次工余饭后的时间里，我向副队长讨来了七规、八规和九规。而且，还对他的算盘技法崇拜得五体投地。因为他打起算盘来，是五个指头一起用。算珠一片哗哗响，满盘飞。不象我和爷爷都顶多只用两个指头。

等到小学里学起珠算来，老师把一付算柱上带着许多鬃毛的大算盘挂在讲台上的时候，我已经早就学完了规法。在爷爷身边躺了多年的那把算盘，也理所当然地跟着我学上学下了。

后来妹妹上学了，也要用算盘，爷爷就去供销社买了把新算盘。红漆木框，黄铜皮裹角，铁算柱，好稀罕。妹妹抢不过我，这个新算盘被我夺了过来。可是没过几天，我又跟妹妹换回来了那付老算盘。因为这个新算盘很不好用，算柱太细，算珠孔眼太粗，珠子拨一下，要跳动、晃荡好久才安静下来，很容易打错。妹妹拿到个新算盘，乐得什么似的，紧紧地抱在怀里，直问我：你不会再换回去吧？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的启蒙老师为了鼓励大家尽早会写自己的名字，宣布谁先写会自己的名字谁当班长。结果一个叫于广大的同学成了班长。班里另外一个同学也嚷嚷着要当班长，老师要他写出名字，他在小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个“王三”，老师说，你的名字应该是王海军，王三是小名，不算。但老师看他个头比较大，还是让他当了个副班长，管值日、擦黑板。

到了三年级，启蒙老师去世了，我们换了老师，也换了班长。按各科成绩，我和另外三个同学一下子成了四个班长。学珠算以後，其中两位因为珠算口诀掌握不熟练，等到小学毕业普及初中的时候，班里就剩下了我和小明两个班长。

有一阵子，我这个班长当得提心吊胆的。不是因为我书读得不好，而是比这个更要命的，班主任陈老师认为我劳动不积极。

那会儿学校里开展勤工俭学，贯彻五七指示，同学们不时地要到学农基地去劳动。对待劳动的态度，就是对待毛主席五七指示，对待教育革命的态度。老师经常号召同学们要通过劳动炼红心，要舍得出大力、流大汗。

要说出大力，咱是一点也不含糊，虽然个头不大，但推车运粪，移土造田，我那架独轮车班里没有几个人能推得动。要命的是要在出大力的同时，还得流大汗。而我这个人，却不知怎么偏偏不太爱出汗。有的同学哪怕是扛着个空锄头从学校走到工地，额上都汗津津的，而我即使推车挑担忙半天，即使也累得满面通红，可脑门子上总是很少见到汗珠。而老师呢，偏偏就喜欢察颜观色定态度，谁汗流得最多，谁的劳动态度就最好。

多少次劳动课前，我都悄悄地跑到家里，猛劲喝下几瓢水，指望增加些出汗的可能性，可到头来，除了多跑了几趟厕所以外，统统于事无补。

劳动态度就是政治态度，纲举目张，我这个班长失去了号召力倒在其次，没有了政治态度，其他什么都谈不上了。就在这个当口，每年一度的红薯复收活动开始了。

秋天里，生产队收完红薯以後，学校里要组织学生去收过的地里再翻一次，把遗失在地里的红薯收回来，转卖给生产队创收。

每次劳动都是一次政治考试。这回也不例外，规矩大家早就清楚了：学校里统计每个人的累计斤额，到头来全班总平均，低于平均数的，继续复收，直到补够平均数。

复收红薯跟钓鱼差不多。红薯埋在地里，哪里有哪里没有，有时候也看运气。心里头有这个平均数的阴影，东刨一块，西挖一片地满地跑，反而碰上好运气的时候不多。这么着奔波了一礼拜累了个半死，到头来也不知道能否过得了平均数大关。

全班同学的斤额收齐以后，老师把清单交给了小明和我，让我们去汇总，报回平均数。

于是，两把算盘排在了讲桌前，全班同学呼啦一下围了上来。一个同学报数，我和小明同时汇总。一阵叮叮当当之后，总数出来了，两把算盘上两个不同的数字。显然需要重新核对一遍。

我估摸着自己可能没有什么闪失，悄悄地把算盘上的数字作了个三一三剩一，全班三十一位同学，人均该是１１５．７斤。我心里陡然一凉，因为我个人的斤额只有１１３斤，政治关难过了！

第二遍汇总的时候，手头拨着算珠，脑子里却急剧地转着圈圈，企图琢磨个自己救自己的法子。因为，毕竟平均数是要从我自己的算盘底下产生出来的。

这么想着，该逢百进位了，我把低位拨开，高位上，却只把进位珠轻轻地碰了一下，那算珠就不前不后地“悬”在了半道上。我听到周围还有同学轻轻地惊叹：悬珠！悬珠！我心里好笑：同学们大概珠算丢得太久了，悬珠指法只是在乘除的时候偶尔用一下，加法何以用此法？！

汇总继续进行。该连续进位了，我乘机把那颗悬珠在一片进位声中抹了回去。这样，等会儿算出的总数，该会比第一次的数额整整少去一百斤！三一三剩一，我“过关”有望了。

第二次汇总的结果，两把算盘上仍然是两个不同的数字。果然，我这边，比第一次少了一百斤，小明那边却是个全新的数字。我悄悄地瞄了一下他的算盘，天哪，他这个数字跟我上次的一模一样！但同学们光顾上纵向比较，没有作这种横向对比。

眼看着第三次汇总就要开始了，我心里头却翻江倒海充满了矛盾。茫然中，我抬头环顾算盘四周，收入眼帘的，是同学们面对这些数字本能地反映出来的五颜六色的表情。那惊那叹那喜那哀忽然提醒我：一次悬珠，一百斤之差，许多象我那样茹苦含辛地徘徊在分数线左右的同学，将能够跟我一起通过这次严峻的政治检验！这么想着，就铁了心，一定要咬定第二次的结果。

众目睽睽之下，两把算盘刷啦啦复位，教室里的嗡嗡声刹那间静了下来，第三次汇总开始了。我小心翼翼地拨弄着每一个算珠。该“悬珠进位”了，低位清除，高位悬珠，好！没有破绽。连续进位，进位除“悬珠”，一气呵成。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抬头催促报数的同学：“下一个”，“下一个”……。

小明的算盘其实打得不比我差，可听我这么一催，也许有些慌乱，结果第三次他又打出了一个全新的数字，跟前两次的都不同。而我呢，却和第二次的结果分毫不差！

同学们信服了。不用我算，平均数马上出来了：１１２．５斤。

一向不爱出汗的我，这时却是满头大汗了。

我就这样心惊肉跳地过了关。却发现小明的成绩只有１１１斤，１．５斤之差没能过关。我很惋惜，也很内疚，要是早点知道他的斤额，我再多作一次“悬珠进位”不就都有了吗？！

阳历年过后，村里的年味儿开始浓起来。学校里忙着总结评比、排榜发奖放寒假了。班主任老师趁着年终总结号召全体同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狠斗个人头脑中的“私”字以整顿班风。

一番动员以後，班里果然群情激昂，铁面无私，把一年来千奇百怪的事情统统抖落了出来。问题出得最多的，居然是秋天里的那场红薯复收！

有人坦白：他复收的时候偷懒，把自己家里的猪撵到地里，猪总是往有红薯的地方拱，拱到的红薯他就拣起来。

有同学说：他害怕低于平均数，曾经从自己家红薯窖里挑出一箩筐，埋到地里，再刨出来，切破几个，作成复收出来的样子交到了学校。

有同学承认：她把复收红薯的指标，“下放”给了午休的父母、哥哥、姐姐……。

有一些同学揭发：他们曾经厮混在一起，派一人嘹望，到邻近大队还没有收过的地里“复收”。

还有两个同学交待：他们合伙抓了社员的鸡，到镇上卖了钱买回红薯交给了学校。

……。

我也早就准备去放一炮，告诉大家连那个平均数都是假的。可是，看到老师们对揭发的问题之多、牵涉面之广是那么因始料不及而触目惊心，再听听陈老师那痛心疾首的自责，忽然又不忍心去全盘否定五七道路的成果了。

环顾四周，炮放得最响的，竟然大都是几个月前遥居平均数之上，得了劳动奖状领了笔记本的同学。而那些晃晃悠悠挂在平均数上或者补过复收的同学里头，却没有多少爆炸性新闻。

我忽然很迷茫了。本来一直以为那个悬珠进位该是性质最严重的一件事，可现在看着大家揭出来的一桩桩一件件，真的闹不清我这桩即使丢进去，该是小乌龟还是大螃蟹了。

这次的年终总结评比，陈老师用他那我所熟悉却已久违了的目光，把全盘交由我来主持。

可是，在那信任的期许下，我的心口却跳动得那么的剧烈和不安。

排开全班同学们的众口一词，唐而皇之地以我在学农基地上没出大力不流汗为理由，我把年终一等奖的名额留给了小明。

多年以後我读书到了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跟班里同学去主楼顶层的一间房子里打乒乓球。没多久，一个个就都汗流浃背了，唯独我好象还脸不变色心不跳。来自福建的小林还一个劲儿地夸我体质好，我心里那个滋味呀，真不知道该不该对他说。

妹妹来信说，家里那把老算盘，我用了一茬，二叔家的小妹上学又用了一茬，等到弟弟上学的时候，小学里已经不再教珠算了。

这几年爷爷奶奶先后去世了，父亲弟兄几个也分开了家，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家那把老算盘流落到了哪里。

大学毕业以後，我辗转来到了北藐。家乡里，高中的班主任付老师成了公社中学的教导主任，初中的陈老师民办转了公办，从村小学调到公社中学当了校长。出国前的一趟匆匆的家乡行，没能有机会去专程看望他们。到美国安顿以後，我四方发信，八面飞鸿，向亲朋旧友告平安，也没有忘了向两位班主任老师致以问候：

“……。当年，陈老师把我交给了付老师，付老师送我到了北京。今天，历史让两位老师走在了一起，希望未来能见到更多咱们家乡的校友，到北京去，到美国来。……。”

可是，在信里，我到底还是没有向陈老师讲那段“悬珠进位”的往事，那个一直沉淀在心底的故事。

我想，将来再见到陈老师，我大概也不会提起那个故事了。

“哎呀！真糟糕，又Ｃｒａｓｈ掉了”。

小黄的一声唤，把我的思绪收了回来。他已经在调试预处理程序了。屏幕上显示了一大片出错信息。左下角的光标，诡秘地冲他眨着眼睛。

我揉揉眼睛、醒醒脑子，跟小黄一起沉到了那一大堆源程序中去，沉到了那个看不见珠子的大算盘中去……。

（一九九三年七月定稿于亨茨维尔）

·梁嘉锐·

失恋人㈠：殇情只因梦未醒　　几许人间哭笑
　　执迷原为债难清　　多少旧事重提

乐天人　：闲云傲日风解暑　　未许人间失意
　　老树知音花展颜　　自去众生愁思

两面人　：风起云涌添意气　　英雄遇强　　愈强
　　灯孤月缺倍神伤　　醉汉消愁　　更愁

思乡人　：凄鸦谱韵　　千曲未尽离乡意
　　悲枫为文　　万卷难书别井情

失恋人㈡：飞白难掩心头血
　　狂风未熄旧情焰

心烦人　：既怨绵雨迷天下　　窄路缠人
　　复叹烈阳焚四海　　无处安身

旁观人　：改辕易辙将相惊
　　风云色变自逍遥

可怜人　：俯仰穹苍无依靠
　　顾盼四野莫知音

一口气写下一堆段句。有些写某时期的自己，有些是身边的人的写照。同一个人，有时是「乐天人」，有时也会变成「心烦人」，甚至「可怜人」。而近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致许多东南亚国家皆有重大政治上，经济上的改变，而「旁观人」正是为此而写。（一九九三年八月四日）

～～～

我？

·刘　嘉·

自打一有思维能力的时候开始，我常常不解“我”是什么？

“我”是人类称呼自己所用的代名词。人类是种自私的生物，“我”是思考的中心。我在想什么，别人无从知晓。同样的，我也无法得知他人的脑中在打什么主意。这都因为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东西，当然人的脑部运动也不例外。不同的思维，不同的经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对同类的隐私特别感兴趣的原因。

儿时对着天空，对着树，对着四周的一切，我的思绪慢慢地走远……为什么我会思考？“我”又是什么？为什么读书、上学是我的义务？为什么人人都要为钱而奔波？随着生活节奏的大步伐这些疑问又被抛在脑后，人本是善忘的动物。善忘也是人的保护层，不然人脑会因不能负荷这么多的脑电波而暴裂。

长大后，在空闲时又想起这些问题，而且不仅得不到解答并生出许多无奈与更多的难题。人生不过如此，来了又去了，在这短短的路途中千难万险等着你。既然人人知道在这人世间走一次的苦，为什么他们还造出更多的受害者陪他们一起受苦？人死后的世界对未亡人是个谜。“我”在死后又是怎样的呢？“我”会不会随着躯体的死亡而消失？“我”不能够想象“我”死后将是怎样的，也许“我”不再存在？“我”又是什么？对着不切实的未来“我”好害怕，怕得发抖。我也是在空闲时才想到这些。对繁忙的人来说这一切都微不足道，人类太善于掩饰自己了。一切不满、害怕、不快都放在心里，脸上一片坦然。

对－－“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我百思不解，也许有这么一天我会无师自通，也许有人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也许这将是个永远的谜。

“我”到底是什么？

～～～

也可以　找来友伴聊天　反正
怒海从不拒绝　政治难民
更可以　续写离骚
你离开以后　读书人还是　满肚牢骚

机上闲想

·梁嘉锐·

湖泊是大地挖空心思的杰作
要窥探蓝天家族的秘密
水面上　疏落地铺了几片银光
是艳阳派来的反间谍
要遮掩大地的视线
害羞的云娘们　乘时　加快了脚步
受了委托的风姥姥　更是催促不已
这可急坏了　披星戴月赶来的少爷们
顾不得　奔走七大洲五大洋的疲累
便振动铁翼
策动四匹绰号“引擎”的神驱
长啸一声　便已　失去影踪
为了追逐那些　无常无相的云娘
由罗彻斯特城　直追到香港

~~~~~~

【科技论坛】

闲话地震预报

·宋　强·

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张衡的后人们做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凌晨六时，河北省地震局向省政府发出预报：四十八小时内营口海城一带将发生强烈地震．接下来的故事是：上午十时，省政府正式发出临震预报，晚七时三十六分，海城附近发生７．３级地震．自此，人类文明史上有了临震预报成功的记录。

在一九七五年到七六年，中国的工程师们又成功地预报了另外两次大地震。两年内对四次大地震中的三次作出了临震预报，从学术观点看，够辉煌的了。

可是没报出来的那一次，不幸正是唐山地震——近代最惨的天灾：死亡二十四点二万人，直接经济损失５４亿元。这次失败，使上面说的成功顿失光彩。

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可在七六年的唐山，它阴错阳差地做了成功的儿子．这是个值得一提的故事。

故事该从一九六九年到七零年间说起。早在那时，地质界的前辈李四光和梅世蓉就预言京津唐一带可能发生强烈地震。这一预言可以说是个长期预报，告诉人们地震的可能性．从此，工程师们盯上了这一带的断层活动。到底什么时候震？地震有多大？这些具体问题要靠中短期及临震预报解决。

如果说长期预报还有些理论根据的话，中短期及临震预报便是纯经验的了．经验，单凭这一个词就能把工程和科学区别开，甚至可以说：

工程决策　＝　科学　Ｘ　经验．－－－－－－－－－－－－－－－－（１）
~~~~~~

注意上式中的乘号．可以把它理解为逻辑乘。

大地震前总会出现许多异常现象。所谓异常现象主要是地震活动的异常，另外还有地应力的异常及所谓宏观异常（气候，地下水，动物等）．对此，在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南等地震区有密如蛛网的台站及业余“地震哨”昼夜盯梢．好一个“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是中国地震预报领先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中短期及临震预报根据的正是这些点上积累的资料。

我们的地质科学家现在还拿不出一套象样的说辞来把错综复杂的异常现象和大地震联系起来．这样，根据（１）式，即便有了观测记录，中短期预报差不多还是无米之炊。

可是大地震该来的时候照样来．受地震威胁的人类，对中短期预报这个难题，不能讨论能不能解，只能讨论如何解。

不同的职业，处理问题的思路不同．在某些高尚的职业中，讲究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譬如彭大青天的政改方案，绝对是他们那个行当里的杰作．而对工程师，常做的却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分析纷繁的资料，人们发现大地震前的两三年会出现背景性异常和趋势性异常，即某一地区的地震活动相对周围地区较多，并日趋强烈．小地震活动加剧，常是大地震临近的征兆，而地震活动突然停止，则可能说明大震迫在眉睫．在这时候，经常伴随出现宏观异常。

一九七四年，京津唐地区出现趋势性异常：地震相对活跃．六月，国务院发出６９号文：辽东半岛及京津唐地区两年内可能发生七级左右地震．－－成功的中期预报。

一九七四年底，在辽东半岛出现加速性及突发性异常．由于掌握有大量的观测资料，本文开始时提到的奇迹出现了。

唐山的故事从这里才开始。

海城地震后，专家们的意见出现分歧：中期预报可以撤了么？继续观测，还是异常．一九七六年初决定中期预报不撤－－英明。

四月，内蒙及河北相继发生６．３及４．４级地震．这是预报中的大地震吗？

地震是地壳中积累的能量的释放．一年震了三次，还没放完么？扑朔迷离．翻翻老账，谁都没见过这般光景．五月，国家地震局会商会无结论。

六七月间，出现突发性异常，很多地方还发现了宏观异常现象．地震局频繁会商，估计近期有五级左右地震，地点－－大家注意的最多的是天津。

唐山没有被漏掉．七月，河北地震局派出六人小组到唐山调查，二十八日地震，六人全部殉职。

没有临震预报，也没有短期预报．中国人在海城揭了地球的底牌，又在唐山得了个加倍的回报－－上帝安排，可能是最轻松的解释。

偏偏工程师们一点也不潇洒－－忌讳自我安慰，事事都要找教训．要说教训，海城的成功和唐山的失败有脱不开的干系．由过去的经验中总结出的东西第一次在海城得到验证，人们容易以为发现了规律．不走运，唐山是个例外：突发异常出现得晚且分散，没有明显的前震和平静期．在人们等待海城式先兆的犹豫间，地震抹去了唐山。

二十四万个冤魂作证，海城经验不能包打天下．就此否定经验性的简化？不能．原因很简单，对常规问题，它最有效。